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第九十三回 申天討飛檄十大罪 命元戎秘授兩奇函

月君逐去燕使之後，凝神靜坐。時聞有默呼聖號者，隨運神光一照，見是胡靖主僕，禮拜懇切，乃赦復原形。及張志幻自投河，亦在照見之內。隨向鮑、曼二師道：「這道士是何肺腸，從無事中生出事來，落得個死。」鮑師道：「天狼星也在無事中生出事來的，他闖入月宮，原是無因而發，輪回之後，彼此皆成仇敵。似乎此因亦滅，不復能生苗結果，然所謂因者，是終不可滅之物。若有觸其機以動之，則此因勃然復發。大士不雲，如鐵之與火石，必有激而合之者。到那時節，難解難分，所謂冤孽也。這個道士前身原是中山千百年苦修之狼，上界列宿，是其主兒，所以不知不覺，有此番舉動，迎合天狼。若在凡人，有不溺於其內者乎？則自此而仇敵變為歡好，歡好而復成仇敵；此因此果，生生不已，何時了局！今帝師統兵北征，我之大功既成，彼之惡因亦滅。天狼心內之苗被我斬刈無餘，永絕再生之機，是此道士雖罪之首，乃功之魁也。」月君大悅。曼師道：「人心不知何物，一有所種，萬劫難消。夫婦而忽為仇敵，父子而忽為冤家，總脫不得個因字。老鮑往往為人作伐，也少不得生出個因來。方知道苦哩。」鮑師道：「我為你做個冰人，少不得你也在這因內。」各位仙師皆拊掌大笑。

月君隨傳敕於諸大臣，令議定燕王平生大罪，作檄佈告，興師申討。時海東南諸國高麗、占城、日本、琉球都來進貢。

又沐西平差使奉表之後，滇、黔、粵諸處凡建文帝足跡所至，皆奉了建文年號，差官入覲，終繹不斷。月君令將申罪討檄懸示行闕之下，俾夷夏之人萬目共睹。其檄文云：

太陰君討逆帝師檄示於四方曰：孤家為蒲台一女子，幼習詩書，長通兵律，素知君父大義。當燕逆兵下金陵，孤家方二十有一歲，倡發於草茅之中，義旗初舉，豪傑景從。雖卒不滿千，騎不盈百，大岨燕師於淮北。長江天險，無舟可濟，不得已，旋兵濟上，先梟群惡，遂定青、齊。恭奉建文年號，復建行闕於濟南，寫聖容於黼辰，躬親朝賀。時耆舊元臣與忠義子弟，後來先歸，翊戴孤家為帝師，正名討賊，以令天下。於是遴遣四使，分道諸省，遍訪乘輿。孤家又命將出師，克取中州，南底淮揚，西迄荊楚，逆黨如雲，掃掠殆盡。隨設迎鑾二卿於江干，祇候行在。龍輿一日未返，孤家一日未安。前後三差使臣，甫能覲聖主於滇南獅子山內，承頒密詔：必須先覆逆巢，然後復位。邇者年穀豐登，士馬精壯，正忠臣義士報冤雪恥之日。孤家當親率六師，直搗北平，擒元惡而告之宗廟，俘逆黨而置之國典。庶幾上慰高皇帝在天之靈，下抒四海臣民之望。爰列燕孽十二大罪於左：

- 第一大罪：背叛高廟聖旨，造反。
 - 第二大罪：逆兵犯闕，逼逐乘輿出奔，擅僭帝位。
 - 第三大罪：逆兵犯闕，逼迫國后自焚。
 - 第四大罪：擅削孝康皇帝廟號。
 - 第五大罪：毒死帝弟吳王、衛王、徐王。
 - 第六大罪：搜尋東宮太子，以致亡命荒徼。
 - 第七大罪：殺帝諸子。
 - 第八大罪：遣逆臣四處搜求行在。
 - 第九大罪：族滅忠臣數百家。
 - 第十大罪：廣捕守節補臣，屠戮不數。
 - 第十一大罪：肩綱孝康帝子皇孫。
 - 第十二大罪：發忠臣妻女於教坊司。
- 建文二十六年正月日檄。

吳學誠等隨將檄文刑示中外，並發諸夷國使及各省入覲官員，令帶回宣佈。

月君隨下教場點將誓師。共計大將一十九員：

京營中軍大將軍董彥杲、左軍大將軍賓鴻、右軍大將軍阿蠻兒、前軍大將軍瞿離兒、後軍大將軍郭開山。

在京大將六員：

董燾、董翱、賓鐵兒、金山保、小咬注小皂旗。

在外調來大將五員：

楚由基、卜克、平燕兒、彭岑、曾彪。

武科新將三員：

屠龍、陳鉞、龔爰。

又女將四員：

滿釋奴、范飛娘、女金剛、回雪。

其餘偏裨將佐俱不細列。雄兵七萬五千，按六軍之數，皆山東、河北久經訓練、嫻習戰陳的壯士，紀律整束，號令嚴明。以大司馬劉璟為元帥，譚符為監軍，小皂旗為先鋒使。五營大將瞿離兒、阿蠻兒、董燾、平燕兒、賓鐵兒，合後大將屠龍、陳鉞，左右哨將軍金山保、小咬住，共領精兵三萬，進取德州。又敕青州開府司韜為元帥，連華為監軍，統領大將楚由基、郭開山、彭岑、曾彪、卜克、董翱、龔爰，並本部朱飛虎、丁奇目、彭獨眼共十員，精兵三萬，進取保定府。以少司農陳鶴山督理軍餉，郎官楊福、道臣高宣為兩路監運使。留下董彥杲、賓鴻二老將軍守護行闕。隨以國政專付太師吳學誠掌理。又以高崧代青州開府。又除胡傳福為大司馬，與少司馬臣如椽專司戎政。月君自與鮑、曼二師，兩位劍仙，四大弟子素英、寒簧、胡貞姑、連蕊娘並四員女將，領兵一萬五千，在兩路元帥之後，適中督率，徐徐而進。各發錦囊一函，內藏秘計。付司元帥是兵臨保郡，先襲定州，以絕真定之援。付劉元帥的是一面進兵德州，一面分兵先襲景州，以絕河間之應，且扼其敗走之路。

向來燕國重兵都屯在河間、保定、真定三府。其定州在保定之西、真定之東，界於左右之間，相距各一百五十多里。景州則前有德州，後有河間，適處正中，相去亦各一百五十餘里。這兩處原是個小地方，城郭凋敝，總在大都腹內，無人保守，只消半夜潛師進擊，可以唾手而得。劉元帥看了密計，即發大將二員瞿離兒、賓鐵兒，領猛士三千，在平原分路，掩旗息鼓，限一日夜要到景州。拔城之後，如有河間兵馬為救德州，讓其過去，從後襲擊，自己統率大兵前進。

那德州是南北第一要道，燕王令第三個兒子，高煦鎮守，統領部將王斌、韋達、盛堅、吳健四員。後又令永康侯徐忠、靖安侯王忠二員足知多謀的老將來協助。共有強兵三萬。那時聞得濟南發檄起兵，高煦自領部將，督兵二萬，早在界上立個大寨，整頓廝殺。

先鋒小皂旗、金山保、小咬住先到。高煦望見旌旗不展，鼙鼓不鳴，呵呵大笑：「我向欲擒這草寇，父王恐大功既成，要奪東宮之位，決意不許。今日我殺他片甲不存，踏平濟南，這個儲君穩是我做，天下穩是我得了；要說他是仇人，還算是我的功臣哩！」隨命吳健出馬，金山保挺槍接住。戰不數合，賣個破綻，吳健一槍擲入。好個金山保，扭身閃過，隨手掣住槍桿，只一拖，才顛下馬來。小咬住輪刀飛出，揮為兩段。韋達大怒，喝道：「豎子休走！」手拈方天畫戟，直取小咬住，咬住偃月刀劈面相還。盛堅又挺起蛇矛來戰金山保。捉對兒在陣前廝殺，好似走馬燈的樣子。但見：

兩位年少冠軍，姿容韶秀，精神軒翥。都是詩禮傳家，忠臣令似，生來的膂力方剛，超群武藝。請看偃月刀如電隨身，梨花槍

如龍繞臂。那兩個蒼發武夫，皮粗麵黑，酒糟肉膩，卻是金帶官銜，銀章都使，也曾經轉戰沙場，弓飛馬駛。誰道丈八蛇矛只支空架，方天畫戟卻弄虛花。

戰夠多時，四個之中輸了一個。原來是韋達被小咬住砍斷左臂，翻身落馬，又復一刀，完了性命。盛堅心忙手亂，虛晃一槍，卻待要走，被金山保大喝一聲，刺中腿股，兩腳懸空，倒撞地下。高煦大怒，手綽神槍，飛至面前。兩員小將見他來得兇猛，雙舉兵器敵住，丁字般來來往往，盤旋大戰，約已五十餘合，直殺到紅日沉西，方才鳴金收軍。劉元帥大軍到來，聞得連斬三將，心中大喜，親為兩員小將軍把盞。

次日，放炮開營，高煦結束出陣。劉元帥認得是燕朝王子，有萬人敵的，下令諸將同心協力，「先須挫這賊的銳氣。」早有卜克縱馬舞刀，大罵：「逆賊，我先斬汝這個元凶來號令！」高煦更不答話，舉槍便刺。卜克隔過，回刀便砍，馬已錯過，落了個空，心中怯了一怯。戰有五十來合，氣力不勁，只有遮擋之功。小皂旗在門旗影裡望見，恐輸了不好。就縱馬而出，大呼道：「卜將軍且歇，讓我來斬此賊！」好個高煦！氣力愈猛，精神益銳，便來接戰皂旗。兩員將，兩條槍，如龍破石，如鱗翻波，大家不饒半點兒。皂旗暗忖不能勝他，佯敗而走。高煦驟馬來追。皂旗擊下鐵胎弓，扣上雕翎箭，「颯」的一聲，早被高煦綽住。又聞得弓弦再響，疾忙舒手接時，恰中在手腕虎口下，射個對穿。高煦負疼帶箭而走，小皂旗直追到營，營內強弓硬弩如雨點般射將出來，只得退回。監軍譚符獻策道：「賊營大將受傷，必然膽落，今夜可以劫寨。」劉元帥道：「堂堂天朝，正正王師，不屑犯這劫字，我有道理。」暗下令諸將：「人有解甲，馬不卸鞍，枕戈而寐，半夜造飯，四更蓐食，五更進兵。是方起時候，尚無提備，我們鼓勇砍入，踹其營寨，賊敗，須緊追至城下而止。」諸將各遵號令，且去安睡。

卻說高煦回營，拔去箭桿，血湧如注，忙把千年石灰合就的金瘡藥兩面敷上。幸虧射的是掌肉，未壞筋骨，頓時血止痛減。咬牙切齒，大怒道：「我身經百戰，無人敢當，今日受屈於草芥，若不殺盡，誓不干休！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喚王斌密諭道：「賊謂我受傷，必驕無備。爾守住營寨，我親自提兵去劫他中營，擒賊擒王，餘可不勞而定也。」遂點起鐵甲三千，各賞了酒肉。等到半夜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悄然而行，逕取中營。劉元帥方起，秉燭而坐。燕兵吶喊一聲，砍寨殺人，陡見中軍帳內雙炬焚燈，高照誤認中計，傳令速退。此時寨內將士早已起來，正在整頓馬區軍器，聞知有變，一齊在黑影裡殺將出來，大呼：「休教走了劫寨的逆賊！」高照倉皇奪路而走。

劉元帥飛令後營軍士：「各點起火把，盡力追殺，就便踹其營寨。」眾將皆抖精神，直追至燕營。營內軍兵大半是睡著的，忽聽說劫寨之兵敗回，先自慌張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。高煦撞入營內，自相踐踏，登時沸亂，王師乘勢殺進。曾彪、平燕兒當先斬馘燕兵，不啻摧枯拉朽。高照、王斌只得棄寨而走，輜重糧草盡為王師所得。高煦領著敗兵逃向德州去了，走不及的，盡皆降順。

劉元帥下了燕營，方令軍士造飯飽餐。於已刻進兵，即令新降燕軍在德州城下指著高煦名兒百般辱罵，竟日無人出戰，遂率軍士圍城。城內雖有徐忠、王忠並將佐數員，兵士數千，只因高煦挫衄，個個膽戰心驚，誰敢出戰？《明史》上說：高煦為靖難時第一虎將，至宣宗時造反被擒，削為庶人，蓋在數千斤銅缸之下，他將腰一伸，頭頂銅直立起來，你道是何等氣力！那時殺敗回來，費了力氣，動了惱怒，箭瘡潰裂，在府中調治，沒有個敢多嘴去報他的。徐忠、王忠二人雖然經歷戰陣，掙得個侯爵，都是平常的人物，總要聽著高煦號令，只辦得嚴守城池，閉門不出，就送他婦人巾幗，也是肯受的。

劉元帥親自督師，攻打了六晝夜，無法可破。忽有小校齎上箭一枝，說是城內射出的。箭頭上係有紙拈一條，舒開看時，寫著數句云：

本城守備葛進，當日與燕戰敗被俘，心存故主，無路投誠，今為高煦委管火器，現守南門，當於明日夜半，將炮倒打城內為號，王師便可乘勢登城，自有接應。

劉元帥看了，知道當日德州投燕，到有個末將葛進，曾與燕兵大戰，是有忠心的。遂傳密令與諸將，備好雲梯。

次日三更，忽聞南城火炮向北打去，就一齊備勇上城。

葛進率數百人來應，斬開城門，迎入大兵，四外分殺。高煦初聞一炮正打在後樓角上，只道是城外敵兵打來的，心中惶恐，忙令家將登樓看時，滿城火通能明，王師盡是紅巾，砍殺城內軍兵，渾如斬草，絕無吶喊之聲，遂如飛的報與高煦。高煦這一嚇非同小可，自己的坐騎也備不及，隨便跨上現成有鞍轡的馬，帶了家將王斌等十數人，出了府後門，向西逕走。幸而王師全在東南，尚未殺到西城，只有自己敗來的兵卒倉皇奔竄。

城門緊鎖，無路出去，擠塞住了。高煦即令斬斷鎖陰，招呼這些逃命的兵士一湧而出，走有二十里方才歇下。只見徐忠、王忠領了千餘人馬也到了，喘吁吁的說道：「殿下在此了，我等尋找不著，甚為不安。」高煦問敵兵怎得進城，徐忠道：「人說是葛進內應，也還不知確實。」高煦道：「不消說得，這賊倒放的火炮，拿住了他，碎屍萬段！」於是合兵一處，逕投河間大路而行。有分教劉元帥督亢雄圖歸掌上，更須看司開府漁陽塞括囊中，在下回分解。